

刑警
罗飞
系列终结篇
XINGJINGLUOFEI

LIBIEQU

死亡通知单之 离别曲

【上】

周浩晖◎著



YZLI0890112816

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ISBN 978-7-2382-0501-6

死亡通知单
ISBN 978-7-2382-0501-6
辽宁教育出版社, 2014.6

死亡通知单

离别曲


[上]

LIBIEQU

周浩晖 / 著



YZLI0890112816

 辽宁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死亡通知单之离别曲. 上 / 周浩晖著. —沈阳:
辽宁教育出版社, 2011.6
ISBN 978-7-5382-9291-6

I. ①死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06324号

[上]

LIBRERIE

書 / 圖書



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110003)
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本: 635毫米×965毫米 1/16 字数: 270千字 印张: 19
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2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吴璇 责任校对: 刘璞
封面设计: 八牛 版式设计: 刘碧微

ISBN 978-7-5382-9291-6

定价: 28.00元

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引子

优雅的环境，精致的美食，这本是绿阳春餐厅的口碑所在。不过这两点特色此刻却都沦为了陪衬，音乐的陪衬。

女孩轻柔地拉动着琴弦，像是在控制着一方奇妙的泉眼，那优美的乐曲便从这泉眼中汨汨而出，缓缓浸透了厅堂的每个角落。乐曲的节奏低沉舒缓，带着些许忧伤的情绪，正如演奏者此刻的心境。

即便是最粗鲁的食客也难免被这样的乐曲打动，他们侧耳倾听着，甚至不敢用力咀嚼已送入口中的美食。同时他们的思绪则随着那些飞舞的音符飘散出去，各自沉迷于一些令人感怀的往事之中。

这就是音乐，一种能够跨越任何交流障碍的、奇妙的语言。

而被这语言感染最深的无疑还是演奏者本人，她轻咬着柔软的嘴唇，紧闭着秀丽的双眼，似乎要把全身的感官都融入到那根细细的琴弦上。

《离别曲》。

这本是肖邦的钢琴代表作，她以前极少演奏这支曲子，因为她觉得将钢琴曲改编成小提琴曲之后，一定会损失很多的韵味。

现在她知道自己的想法是不对的，如果你真正理解了一首乐曲，器械上的差别又怎能限制住演奏者的表达？

当这一曲终了之后，餐厅中静默了片刻。随后有掌声响起，先是零散的，但很快便得到了更多的附和。

掌声越来越热烈，女孩却充耳不闻，她只是默默地坐着，像是在发呆，又像是在等待着什么。

此刻，在她的心境中，即使是全世界的掌声也抵不上一束散发着淡雅清香的百合花。

半晌之后，掌声渐渐停息，在一旁的服务生走到了台上，他轻轻搭起女孩的右臂，同时叹了口气劝道：“走吧，那个人今天还是没有来……”

女孩无奈地睁开了眼睛，她的双目又大又黑，却毫无灵动的神采。她把这样一双眼睛转向了餐厅某个特定的角落，脸上则挂满了忧伤而又迷惘的神色……

CONTENTS 1

目录

引子 / 001

第一章 人狱 / 001

第二章 暴风骤雨 / 043

第三章 监舍斗 / 082

第四章 阿华的反击 / 114

第五章 失踪的铅笔 / 153

第六章 兰花计 / 207

第七章 小顺之死 / 235

目录

CONTENTS 2

不这个在“人等五其”：能一下复重又，开能了有派那分致于民

了重且婚婚，本署针林派强素手从
口一丁脚虫

第一章

人 狱

合款昨友庭来，民守制系个县宝一人反就前，关我自卸员
小”部编难不派本署针林派强素手从，也不由人客的面致，尖来士将能
，张院从为一带呈真五研，“白

聊聊，活之特长十聚大，既混的象战小丁五甲平坊原线的需率来司
，更之六十二百，人文的相婚的加个一县以，人客个二幕的天个丁来版可
人共空量殊显，深多影不到次自甲面被部之口部，于甲部人保以录或五
了真版书书何由各部而，“民守”个事部里署真五聚了既喜以，对部

二〇〇三年二月二十七日，上午九点三十七分。

这是省城一家颇为高档的咖啡厅，因为刚过开门营业的时间，所以服务区内只是孤零零地坐着一个客人。

那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，他身高一米七左右，体形有些瘦弱，略显苍白的脸上戴着一副硕大的黑框眼镜，透出一股很浓的书卷气息。他的上身穿着一件加长的棉夹克，这在日趋温暖的早春季节多少有些不合时宜，夹克下则是一条洗得泛白的牛仔裤，套在腿上软塌塌的，一看便是价格低廉的地摊货。

男子这样的穿着与咖啡厅的奢华环境颇不相配，他自己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特意挑选了角落里一个最隐秘的位置，神态也躲躲藏藏的，一副自惭形秽的生怯表情。

女服务生端着托盘走到男子面前，递过菜单问道：“先生，您需要用点儿什么？”

“不，先不用……”男子摆了摆手，然后又急促地解释道，“我还在……还在等人。”

女服务员点头道：“好的。”然后她从托盘里拿起一杯柠檬水放在了桌上。

男子连忙把那杯子推开，又重复了一遍：“我在等人，这个先不要。”

女服务员挤出职业式的微笑解释着：“这是免费的。”

“哦……”男子松了口气，他双手捧起那杯柠檬水，感激地道了谢，然后送到嘴边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。

女服务员暗自好笑，猜想这人一定是个落魄宅男，来到这种场合，恐怕是要和女网友之类的见面约会吧？口袋里没几个钱，却要装出高雅的绅士派头，这样的客人也不少，不过像这样连柠檬水都不敢喝的“小白”，倒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呢。

后来事情的发展似乎印证了小姑娘的猜测。大概十分钟之后，咖啡厅迎来了今天的第二个客人。这是一个时尚靓丽的女人，有二十六七岁，正是最为动人的年纪。进门之后她使用目光四下搜寻着，显然是在找人。很快，她看到了蜷缩在角落里的“宅男”，而后者也同时冲着她挥了挥手。

看着对方那副上不了台面的形象，女人禁不住皱起眉头。不过她还是迈步走向了那个男子，看起来这两人之间确实有一场尴尬的约会。

女人坐下后，服务员又拿着菜单走了过来，女人还没等她开口便抢先说了句：“我们只是坐一小会儿，不需要服务。”

服务员应了一声，在离开前同情地瞥了宅男一眼：很显然这家伙搞不定那个靓女啊，人家对他厌恶得很呢。

这时又有客人走进了店内，那是两个商务打扮的男子，一个四十来岁，另一个二十出头。他们环顾了一圈之后，在靠近店门的位置上相对而坐。女服务员连忙紧走几步去招呼刚来的客人，把那对奇怪的男女甩在了冷清的角落中。

女人冷冷地看着对面的男人，一言不发。

男子则有些发愣似的，他直勾勾地迎着女人的目光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半晌之后他才苦笑了一下，幽幽地问道：“你一定会恨我的，是吗？”

女人“哼”了一声：“这还用问吗？”

“我也不想搞成这样，是你逼我的！”男子忽然间变得激动起来，

他似乎想解释什么，但又更像是要发泄压抑在心中的满腔愤懑。

“你喊什么喊？！”女人瞪了男子一眼，后者像是有些怕她，便悻悻地咽了口唾沫，不敢再说什么。

“好了，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？”女人此刻挑了挑眉头，语气变得柔缓了一些，她看着那男子问道，“你把照片都带来了？”

男子点点头，他拍着棉夹克的口袋，同时反问对方：“你呢？钱带来没有？”

女人用一种无奈的表情看着男子，像是想笑又笑不出来似的：“你真的认为我会带钱来给你？”

男子愕然说道：“你什么意思？我们不是说好的吗？”

“你真是天真。”女人冷笑着说道，同时她站起身来，做出想要离去的动作。

男子也紧跟着起身，一把拽住了女人的胳膊：“不许走！”

“你干什么？！”女人愠怒地呵斥着，“把你的手拿开！”

“把钱给我！”男子压着嗓子低吼着。看得出来，他的情绪也很激动，但又生怕这里的动静会吸引其他人的注意。

女人却不管这些，她一边挣扎，一边大喊：“放开我！”她的声音响彻了整个咖啡厅。

吧台处的女服务员瞪大眼睛看过来，一时不知该如何处理客人间的纠纷。而坐在门口处的那两个商务男子则迅速起身，一前一后向着角落里的男女靠拢过来。

女人回眸瞥到这番情形，她忽然间停止了反抗，转身用讥讽的口吻对那男子说道：“要钱是吗？你现在向警察要去吧！”

男子一怔，抬头看着那两个越走越近的陌生人，他蓦地明白了什么，脸色变得越发苍白，嘴唇也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。

“你在逼我，你在逼我……”他绝望地说道。

女人不屑地挑着嘴角，一副嘲弄的神色。

“我们是警察。”走在前面的中年男子此刻已不足三步之遥，他掏出自己的证件命令道，“放开她！”

男子咬了咬牙，他不但没有松手，反而拽着女人往角落里又缩了一

步。别看他身形瘦小，体内却迸发出惊人的力道来，那女人被他拽得一个趔趄，撞翻了面前的桌子，同时发出了尖厉的惊呼声。

“放手！”中年警察再次呵斥，充满了威严。

男子却变本加厉，反手把女人的胳膊拧到背后，同时他的左手一晃，不知怎的竟摸出了一把尖刀，赫然架在了女人的脖颈上。

“退后！你们都给我退后！”他狂暴地喊着，额头上的青筋根根暴起。

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两个警察连忙停住了脚步，而女人则吓得噤若寒蝉，先前的倨傲神情在瞬间消散无踪。

“你不要冲动。”领头的中年警察换上柔和的语气开始劝解，“有话好好说，先把刀放下来。”

可男子的情绪已经变得难以控制，他用握刀的手紧紧勒住了女人的脖子，声音嘶哑且带着哭腔：“是你逼我的，是你逼我的……你把我害得好惨！”

他所说的“你”显然就是指那个可怜的女人，不过后者却无法回应，因为她实在被勒得太紧，此刻已经是脸色通红，连气都喘不上来。

“没有人逼你……”警察向前方伸出手掌，似乎这样有助于安抚对方的情绪，“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，一切都好商量。”

“我要钱。把钱还给我，把钱还给我！”男子紧张而又狂乱。

“钱是小事。”警察舔了舔嘴唇，“你先把刀放下，一切都好商量。”

“商量什么？你们是来抓我的，你们早就串通好了，你们就是要害我！”

警察无奈地摇摇头，他见软的不行，就在话语中透出些压力来：

“不错，我们今天就是专门为你来的。知道吗？我们早就盯着你了！不过这件事，本来最多是个敲诈勒索的情节，但如果你还不把刀放下，那就是劫持人质，是暴力抢劫，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！”

“敲诈勒索？放屁！放屁！”男子的情绪越发激动，“你们根本就是一伙的，让开，给我让开！”他换了一只手勒住女人的脖子，腾出手里的尖刀对着警察挥舞起来。

警察向后退了一步，同时伸手推了推身后的同伴：“你先出去吧。”

年轻的警察心领神会，招呼着愣在一旁的服务员：“走，大家都出

去。”于是一群人便乱哄哄地往门外拥去，年轻警察趁机摸出了一个对讲机，凑在嘴边低声呼叫着，“松树北路红岛咖啡店发生劫持人质事件，请求增援，请求增援！”

“你也出去！”持刀男子指着中年警察喝道，同时他的目光被年轻警察的异常举动所吸引，禁不住忧虑地皱起眉头，身体的动作也随之停顿下来。

这只是一个稍纵即逝的瞬间，但对于那些身经百战的人来说却已足够了。中年警察突然一个跨步抢上前，双手反剪住男子的前臂一扭，那尖刀便应声而落。他紧接着一个大跨步，把那男子瘦弱的身体凌空拽起，结实实地摔在地板上。

重获自由的女人惊叫一声，失魂落魄地向着咖啡馆门外冲去。

年轻警察从门外折返回来，他瞪大了眼睛，屋内局势变化得过于突然，几乎让他有些无法接受。半晌之后，他才嘟囔起来：“罗队，你……你这也太快了吧，我刚叫了增援呢。”

“赶紧取消吧，趁他们还没出发。”被称做罗队的正是省城刑警队队长罗飞，他虽然说着话，动作却丝毫不停，很快便把那男子双手反剪到背后，用手铐锁在了一起。

男子像一只刚刚拱出泥土的虫子，拼命扭动着身体，当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的时候，他开始用额头撞击地面，同时发出一阵阵如野兽般的恐怖低号。

“你干什么？！”罗飞也吃了一惊，他连忙强制性地把那男子的脖颈勒起，制止了对方的自残行为。

男子“啊啊”地叫了两声，终于彻底放弃了抵抗。可忽然间，他又放声痛哭起来，涕泪交流。

罗飞和自己的同事交换了一个眼神，两人都有些茫然。他们很少看到一个成年男子像这样痛哭，就像是全世界的悲伤都压在了他的身上，全身的血液都要被压成泪水挥洒出来……

一个月之后。

已是春暖花开的时节，明媚的阳光洒向大地，带来万物滋润的美妙

感觉。不过即便是在同一片蓝天下，也仍然会有阳光无法照耀到的地方。

遮住阳光的是一圈高耸的围墙。墙体由半米见方的石料堆砌而成，坚硬、冰冷、巍峨，而墙头遍布的电网则在阳光下闪烁着阴森的光芒。这堵墙把蓬勃的春意隔绝在外，而划定一片如隆冬般寒冷的孤寂之地。

墙外是荒凉的城郊地区，四周只见大片的田地，少有人家。此刻一辆蓝白色的警用客车正在田地间的小路上行驶，最终停在了那圈围墙的正南方脚下。

一名武警从客车副驾座上跳下来，手持一份公文向着墙内的方向走去，很快有一扇厚重的大铁门拦在了他的面前，铁门旁挂着白底黑字的硕大牌匾：A市第一监狱。

武警将公文递交给门外持械的警卫，警卫略略一瞥，便指引他进了不远处一个偏门。大约十分钟之后，大铁门缓缓打开，那名武警从墙内走出，又上车坐到了副驾座上。在上车的同时他说了句：“手续办好了，送到第四中队重监区。”

“好嘞。”驾驶员一边应着，一边扭头往身后的车厢瞥了一眼，目光中透出同情与幸灾乐祸相交的神色。然后他挂挡起步，驾车向着围墙内驶去。车后传来哐的一声闷响，却是大铁门又重新闭合在一起，再次隔断了墙外的阳光。

一出车厢内，两名全副武装的武警看押着八名囚徒。囚徒们剃着光头，各自戴着手铐、脚镣，分成两排对面而坐。听到铁门关闭的声音，其中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人便茫然地抬起头来，向着窗外的方向瞥了一眼。

“看什么看？把头低下去！”武警严厉的呵斥声立刻响起，青年人赶紧又低下头，一脸的惶恐。

围墙后是一片鳞次栉比的建筑群。司机似乎是轻车熟路，他在这片建筑之间自如地穿梭着。驶离建筑区之后，囚车又依次驶过了一片开阔的农场和几排像工厂一样的低矮平房，最后停在了幢孤零零的大楼面前。

说是一幢大楼，却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。整个楼体都是灰白灰白的，色彩单调得令人厌恶，建筑格局是极为死板的四方形，外墙面上不仅没有任何装饰，就连窗户也少得可怜。而且每一扇窗的面积都很小，最高层的窗棂间也插满了密密麻麻的铁栅栏。

最奇怪的地方在于，这幢楼居然完全没有阳台，这使得大楼从外面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密不透风的盒子，或者说，更像是一座硕大的阴冷坟墓。

楼前站了三个狱警在等待着。见到囚车停稳，他们便向着驾驶室的方向迎了过来。带头的武警下了车，与那三名狱警熟络地打着招呼。而车厢内则又响起押解员的吆喝声：“自己把镣铐打开，拿好包裹，排队下车！”

说话的押解员打开车厢后门先跳了下去，然后把一串钥匙扔在囚犯们脚下。囚犯们按照吩咐，各自打开镣铐后，抱起自己或大或小的包裹排成一列纵队下车站好。

戴眼镜的青年人看着眼前那幢苍白的坟墓，愣愣地不知想些什么。他的身形瘦弱，混在一排膀大腰圆的凶徒中显得有些弱不禁风。

过了一会儿，青年人的视线开始漫无目的地四下游动，最后定在了百十米开外的某个高处。那明显是一个岗楼，岗位上的人正虎视眈眈地看着他们这帮新来的“客人”，锃亮的枪支在阳光下闪着森严的寒光。

青年人似乎被那寒光刺痛了心尖，竟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。

囚车的另一端，两帮警察寒暄过后开始道别。随后武警们驾车离去，而狱警们则来到了囚犯们的面前。

站在中间位置的那个狱警显然是这三人中的头头儿。他三十七八的年纪，个子不算高，但身材挺拔，浑身洋溢着一种精干之气。从相貌上来说，他谈不上帅气，但也绝不难看，而他的一双眼睛则会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。

那是一对标准的虎目，眼球明亮有神，眼角则在外侧向两边吊起，透出威严且敏锐的气势。现在他正用这两只眼睛扫视着众人，在他的目光所及之处，再凶恶的囚犯也免不了要低下头去，不敢和他对视。

这样的效果令他非常满意，于是他淡淡地说了句：“排好队，跟着我走。”言毕，便当先迈开了步伐。他的两个手下则自动散在两侧，监视着囚犯们的行动。

没有人敢造次，八个囚犯排得整整齐齐，跟着狱警们向大楼内走去。大楼的入口位于东南角上，拦着一道铁制的推拉门。走过这道推拉

离别曲 [上]

LIBIEQU

门，又在狭窄的走道内拐了两个弯，这才算真正进入了楼内，而这里竟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

众人面前出现了一个狭长的大厅，面积大概像是三个篮球场竖着排在了一起。楼内的监室则围着大厅修建，共计有四层，每一层监室外都有一圈走廊或是阳台。

叫阳台也许并不合适，因为这些“阳台”完全密封在大楼内部，即便是一年到头也见不到些许阳光。

大厅一楼正东向的墙上挂着一个电子钟，时间显示是下午的四点二十五分，此刻室外应该还是阳光普照的明亮世界，但这幢楼内感觉已经和夜晚无异，必须靠一盏盏日光灯来维持室内的亮度。

一张张面庞出现在监室门口，透过铁栅栏向外张望着。这些人都是重监区的常住客，而楼下的“新人”此刻则成了他们眼中的西洋景。有人在吹口哨，有人在起哄，还有人则“一二一”地帮着新人们喊着前进的口号。

眼镜男看着这个完全陌生的世界，脚步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。

“安静！”带队的狱警大喊了一声，待喧哗平息之后，他指挥着新人们在大厅中间站成一排，然后又命令道，“把包裹放在地上打开，外衣也都脱掉。”

囚犯们机械地执行着指令，摊开包裹后开始脱衣。眼镜男在脱掉外套和长裤之后，动作不免有些犹豫。

“磨蹭什么？继续脱。”一个年轻狱警走上前呵斥了一句，他的手里提着一根电棍，威胁似的挥了挥。

三楼有人发出怪笑声：“哈哈，小白脸还害羞呢。”

眼镜男的脸憋得通红，显得尴尬无比。他看看两边的同伴，全都脱得只剩下一条小小的底裤。他也只好无奈地舔着嘴唇，把贴身的衬衣和秋裤通通除去，近乎全裸地忍受着各种无礼的目光。

年轻狱警上前用电棍在包裹和衣服堆里拨弄着，检查有没有违禁物品，而监室里的囚犯则开始兴致勃勃地对新人们的身体发表评论。

“哎，戴眼镜那小子真白啊，跟个娘儿们似的。”

“嗯，得好好检查下，别是个做过手术的二尾子。”

眼镜男缩了缩身体，恨不得自己能像刺猬一样团起来。

围观者一阵哄笑之后，矛头又指向了别处。

“看看排第二那个，文身不错啊。”

“嗯，老鹰整得还行。”

“行个鸡巴，脑袋那么小，跟个龟头似的。到了老子手里，再给丫刺个笼子，丫就老实了。”

被言及的是个高大壮硕的小伙子，满脸横肉，一看就是野惯了的。他可受不了这样的羞辱，立马转头向着话语传出的方向吼了一句：“孙子，你就等着死吧！”

挑衅者“嘿”地干笑了一声，没有回嘴，周围则响起零零散散的嘘声。文身男觉得自己占了上风，便得意扬扬地仰起头，傲然四顾。

不过现场的气氛却开始变得怪异，各种声响逐渐平息，透出一片死气沉沉的寂静。文身男纳闷地收回目光，忽地心头一紧，像是被火燎子烫了一下似的。

那个带队的狱警正用灼人的眼神死死地盯着他。文身男有些发毛，连忙把视线避开，不过他又不甘心一下子认输了，脖子还在顽强地梗梗着。

“你们还不认识我吧？”狱警的目光仍然停留在文身男身上，但说话的口气却是在面向所有的新人。

大家都不说话，只有个别人摇了摇头。

狱警又面无表情地自答：“我姓张，叫张海峰，是四中队的中队长。不过你们只需要叫我张管教——记住了吗？”

这次众位新人纷纷响应：“记住了。”但声音却参差不齐。

张海峰倒并不在意，他紧接着提出了第二个问题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这个问题过于简单了，反而没人敢贸然回答。

张海峰便向前走了几步，目标直指向那个文身男。而他的每一步似乎都踩在了文身男的气场上，后者的脑袋渐渐垂了下来。

张海峰直走到和文身男脸贴脸才停下了脚步。他背着手，把口唇附在对方耳边又问了一遍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张海峰的头比文身男矮了不少，他说话的时候甚至要微微踮起脚尖。但他的气势已经完全压倒了对方，文身男瑟瑟地往后躲了一下，同时咧着嘴答道：“监狱。”

张海峰嘿嘿地笑了起来，那笑声古怪得很，听不出是高兴还是恼怒。文身男摸不着头脑，也只好傻傻地陪着笑了两声。不过他的笑声刚刚出口便忽地变了腔调，变成了一阵鬼哭狼嚎般的惨叫。

他身边的人都被这这个人的惨叫声吓了一跳，尤其是那个眼镜男，更是明显地惊悚了一下。定睛看时，却见张海峰背着的手已经伸到了前方，手里的电棍正结结实实地戳在文身男的腋下。后者像中风似的抽搐了两下，然后便蜷成虾米一般倒在了地上。

“监狱？原来你认为这里只是监狱？”张海峰冷冷地瞪着那文身男说道，“难怪你敢这么放肆。”

文身男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无法言声，剧烈过电造成的肌肉痉挛让他的呼吸都变得异常困难。

张海峰上前踢了他两脚，喝道：“起来，站好！”

文身男不敢违抗，挣扎着爬起来，脸色苍白。

张海峰不再答理他，转而在新人们面前踱起了方步，并接着先前的那个问题说道：“我告诉你们这是什么地方——这是四中队，是重监区！你们来到这里，说明你们都曾犯下累累罪行。对于你们这些人，我很乐意用最残酷的手段来惩罚你们。”

中海峰的声音不大但却森严有力，而他手中的电棍依旧向外伸展着，棍头噼啪作响。他走到哪儿，相应位置上的囚犯便现出畏缩的神色，生怕他的手往前轻轻一送，自己便要吃苦头。

张海峰在眼镜男面前停下了脚步，盯着对方看了一会儿。后者怯生生地咬着嘴唇，大气也不敢出一口。他这副怯生生的样子似乎使得张海峰的心情好转了一些，于是张海峰关闭了电棍的开关，换了种语气又继续说道：“当然，政府把你们交到我手上，不是让我来惩罚你们的，而是让我来拯救你们，让你们迷途知返，重新做人。政府可谓一片苦心，但你们未必能懂。不过不懂也不要紧，你们在这里，只要记住两个字：服从！我让你们干什么，你们就干什么，我不让你们干，你们就把尾巴夹在裤裆里，